

史本直註

攷證
詳註

中庸讀本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致證
詳註

中庸讀本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註釋

一、「天命之謂性」天即大戴記本命篇所謂之道：「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即秉於自然之義，蓋天爲含有道德之宇宙的原理，而性則受於天者。隨人所受於天之性而行，卽性情之自然流露，仁也，亦道也。

二、「率性之謂道」率性，純任自然也。明儒學案卷三十二顏山農謂：「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觀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疏：「率性，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率，音速，遵循也。詩：「率由舊章。」

三、「修道之謂教」修，節分也。對於自然流露之人情，加

以節分此卽義，亦卽教也。王陽明傳習錄卷一云：「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不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智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個道，則道便謂之教。」四、【須臾】猶少頃也。儀禮：「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五、【雖】去聲，音利，分散也。近曰雖，遠曰別。六、【戒慎】戒持謹慎，敬也。七、【賭】音賭，古作覩，見也。八、【恐懼】畏也。九、【莫】毋也，勿也，不可也。詩云：「莫捫朕舌。」一〇、【見】音現，顯露。一一、【隱】般上聲，顯之反，謂不可見者也。易云：「探賈索隱。」此處指心曲中言。一二、【顯】音險，著明也。書云：「天有顯道。」一三、【微】小也。孟子：「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此處指一念之動言。一四、【慎獨】王陽明傳習錄曰：「獨字是虛位，從性體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目十手，是思慮既知，吾心獨之時也。然性體卽從心體中看出。」又曰：「慎獨之功，只向本心呈露時體認，便是全體整然，直與天地合德，何慊如此。」慎獨，卽內省直覺之法也。一五、【中】是無所向意，卽人情內蘊之時也。一六、【和】禮爲人情之節文，人情發而皆合於禮，謂之和。一七、【大本】大，無所不統，本，根源，大本，指道之本體言。一八、【達】通也。達道，爲通行之道，指道之作用言。一九、【致】謂推而極之也。二〇、【中和】謂人之性情中正和平也。王陽明傳習錄人性中皆有善，中和是人人有的……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時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

知，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白。此須向心體認得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莹徹，略無纖塵染着。」
二、「位」安其所也。三、「育」遂其生曰育。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一、「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二、「君子」統治者。三、「中庸」中和也。庸，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故道德之最正當者，謂之中庸。儒家以爲先王制禮，不許仁者盡情，不肖者任情。其準則卽是『中』。論語先進章評師商之二弟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又曰：『過猶不及。』其他所謂『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君子依乎中庸，中立而不倚。』『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知者過之，愚者不及。』孟子亦云：『仲尼不爲己甚者。』（離婁下）此可證孔子之重中庸也。孔子一貫之道，非中庸而何？是故中庸爲道之形式的說明也。四、「小人」被治者。五、「反」背也。六、「時中」卽隨時隨

地隨事變化之中。時為難能之事。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者也。」（萬章下）七「忌憚」忌顧忌也。憚

畏懼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不明己之「本心」，故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也。八「至」極也。

九「鮮」少也。上聲。下同。一〇「民鮮能久矣」言中和可常行之德，其理至善，而民少能行此德也。久矣，

可歎也。論語中庸章無「能」字。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着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論語

一「知者」知音置，去聲。知者，高明之人也。二「愚者」蒙昧之人也。三「賢者」高強，能幹之人也。四

「不肖者」柔懦無能幹之人也。五「鮮能知味也」味在飲食之間，初不難知，但飢渴者甘飲甘食而不

知正味，醉飽者貪飲貪食而不知正味，其中亦有過不及焉。此以味喻中庸之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

有過不及之弊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其斯以為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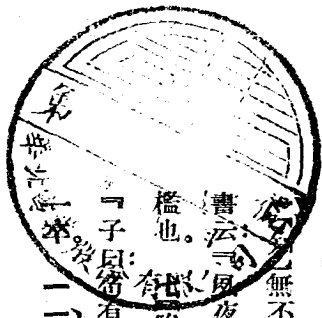
註釋

一、【舜】虞帝之號。二、【大知】知去聲。同智。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以為一人之知，此知之所以為大也。三、【與】平聲。同歟。四、【好】去聲。五、【邇言】淺近之言也。六、【隱】匿也，諱之也。七、【揚】舉而稱之也。八、【執】持也。此處有參酌以求其中意。九、【兩端】即雙方，言極端相反之兩方面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一驅而納諸^二罟獲^三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註釋

之無不知也。上文『皆曰』有自誇意。二、【驅】逐遣也。禮云：『驅獸毋害五穀。』三、【納】入也。書云：『夙夜出納朕命。』四、【諸】助辭。五、【罟】音古，網也。六、【獲】戶跨切，又胡郭切，義同。捕獸機檻也。七、【陷阱】坑坎也，所以揜取獸者也。八、【辟】與避同。九、【期月】期，音基。期月，謂一年也。論語：『子曰：宥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一〇、【回】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年四十一。【拳拳】奉持之貌。一一、【服膺】猶言存之胸中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註釋

一、【均】平也，謂彼此如一，無高下偏頗也。詩云：『六轡既均。』二、【爵祿】爵，音覺。爵位也。書云：『列爵

維五。』謂公、侯、伯、子、男也。祿，俸也，居官所給廩也。禮云：『位定，然後祿之。』三、【辭】與辭同。辭讓也，卻

不受也。書云：『禹拜稽首固辭。』四、【白刃】謂利刃也。漢書：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五、【蹈】

音導，踐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

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

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詳釋

一、【子路】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好勇。少孔子九歲。仕衛，死於孔悝之難。二、【強】勇也。三、【而】汝也。

書而康而色。四、【寬柔】寬宏和順也。五、【報】報復。六、【衽】音任。蓐處曰衽。『衽金革』謂寢處於

甲兵之間也。七、【金】刀劍之屬。八、【革】甲冑之屬。九、【不厭】不怨悔也。一〇、【和】處衆平易。

一一、【矯】贊嘆之辭。一二、【中立】子然特立。一三、【倚】偏側也，凡偏側以就之者皆曰倚。不倚以見

君子處己之強。一四、【不變塞】言不改變未通時之素志也。於此可見君子處達之強。一五、【國無

道至死不變】言君子處窮之強。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論語

一、【素隱行怪】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搜尋隱僻之理，施行怪異之行也。二、【述】

稱述也。三、【遵道】遵循中庸之道。四、【半途】路之半也。五、【廢】棄也。六、【已】止也。七、【遯世】

遯，音鈍，道本字。遯世，謂避世也。易：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八、【唯】獨也。與惟，維，並通。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

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一、【費】用之廣也。二、【隱】體之深微也。三、【夫婦】指尋常男女言。四、【與】去聲。作「能」字解。

五、【至】言道之盡處也。六、【不肖】庸懦之人。七、【憾】音合去聲。不快也。八、【語】談及也。九、【載】

有包括意。一〇、【破】有剖判意。一一、【詩】大雅旱麓篇。一二、【鷦】音淵，鷦鳥也。狀與鷹略同，惟嘴

較短，尾較長。全體褐色微紫。翼張度至四尺許，飛時不甚動，若懸空中。喜迴旋作大環，尾常開展，或平，或

傾側，以爲節其勢。有所搏擊，則自空疾下，常攫取蛇鼠雞雛等，亦嗜食腐敗之肉。俗謂之鷽鷹，亦稱老雕。

一三、【辰】音麗，至也。一四、【淵】魚所處也。一五、【察】昭著也。一六、【造端】發始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

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

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

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註釋

一、【遠】去聲遠離也。孟子：『是以君子遠庖廚也。』二、【人之爲道】爲，知與行也。三、【不可以爲道】爲謂也。四、【詩】《爾雅》：『伐，擊也。以戈擊之曰伐，故斫木曰伐木。』孟子：『且且而伐之。』引中之，凡用器及物以擊之者多曰伐。五、【柯】音科，斧柄也。六、【柯】音科，斧柄也。七、【則】法也。八、【睨】音利，斜視也。九、【忠】盡己之心曰忠。一〇、【恕】推己及物曰恕。一一、【施】惠也，與也。一二、【庸德】常德也。一三、【行】實踐也。一四、【庸言】常言也。一五、【謹】慎也，謂慎重其事不敢忽也。一六、【勉】盡力也。論語：『喪事不敢不勉。』一七、【不足】未及也。一八、【顧】相照也。一九、【胡】何也。二〇、【慥慥】篤實貌。

君子素其位曰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註釋

一、【素位】素，現在位，地位。素位，現在所處之地位也。二、【不願乎其外】言無慕乎位外之心也。三、【

入往也。四自得安樂也。五陵欺侮也。六援攀援也。七尤咎也。八易音衣去聲。

安穩也。九俟音士待也。一〇微幸微音消微幸覲所非望也。微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一一射射箭也。一二正鵠畫布曰正（音征）棲皮曰鵠皆射之的也。一三反還也。左傳皆

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

弟既翁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一辟與譬同。二登升也。三自從也。四卑低也。高之對。五詩小雅常棣篇。六鼓

彈也。七瑟音色。樂器。古為五十弦，後改二十五弦。弦各有柱，可上下移動，以定聲之清濁也。八

琴音禽。樂器。伏羲所作。古為五弦，後用七弦。長三尺六寸，三分損益之。各為徽識，而飾以金玉之圓點

謂之徽。全弦凡十三徽，以指按而彈之，凡十三音也。九翕音吸，合也。一〇耽多庵切。樂也。書惟

耽樂之從。一一孥音奴。子也。又，妻子之統稱。孟子『罪人不孥』言不及其妻子也。一二順安

樂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一、【鬼神】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朱子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黃道周曰：『善言鬼神者莫過于易，括之一言曰：以齋戒神明其德，其實只是誠字。』中庸讚美鬼神爲萬物之根本，實卽誠之謂也。二、【盛】多也，長也，大也，茂也。易『日新之謂盛德。』三、【體】生也。四、【齋】側皆切，音齋。古人於祭祀之前，必先齋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沐浴更衣，不飲酒，不茹葷，所以壹其心志，以接鬼神也。五、【明】謂洗心滌慮，致其清明也。六、【祭祀】所以敬神也。七、【盛服】整其服也。左傳：『盛服將朝。』盛，本作成。按古人祀神祀祖，另有祭服。八、【洋洋】爾雅：洋洋，思也。禮記中庸註亦云：洋洋，人想思其傍僂之貌。九、【詩】大雅抑之篇。一〇、【格】來也，又感動也。一一、【思】語辭。一二、【度】待洛切，音鐸。謀也，凡心所計慮。

皆曰度。二、〔矧〕始引切，音晒，助詞，况也。詩：『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一四、〔射〕移籍切，音亦，入聲。歷也。詩：『無射亦保。』一五、〔誠〕真實也。一六、〔揜〕阿感切，又倚檢切，義同，亦作掩，蔽也，遮也。禮：『瑕不揜瑜，瑜不揜瑕。』一七、〔夫〕音扶。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一、〔聖人〕德造其極之人也。二、〔天子〕古稱天以治人，故謂有統治權者為天之元子。禮：『君天下曰天子。』宋張載西銘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言為乾父坤母之子也。古聖人受命，皆天所生，父天母地，故稱天子。三、〔四海〕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博物志：『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故君天下者，統謂四海之內，又稱中國為海內，外國為海外。四、〔宗廟〕古天子諸侯祀其先人之所也。廟者，貌也，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見古今注）宗，謂祖宗。廟號以祖有功而宗有

德故統稱之曰宗廟。周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見王制）自大夫以下皆稱家廟，無廟號之可稱也。五、饗音享，享受也。後漢書：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六、得其祿，富有四海也。祿卽貢財。

七、得其壽，相傳舜活一百十歲。八、篤厚也。九、栽種也，草木之殖曰栽。音哉。一〇、培益也。

養也。一一、傾偏側不正也。一二、覆倒也。一三、詩大雅嘉樂篇。一四、嘉贊美。一五、君子指成王。一六、憲猶欣欣也。憲與顯通，詩作顯顯，明顯也。一七、令好也，美也，善也。一

八、命天降福也。受命，受天命為天子也。一九、申重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

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

無貴賤一也。』

無貴賤一也。



【文王】名昌。本殷之諸侯，其後武王有天下，乃追尊爲文王。當紂之時，國於岐山之下，施行仁政，天下諸侯多歸之。爲崇侯虎所讒，紂囚之於羑里。散宜生以美女珍寶奉紂，紂釋之。使專征伐，爲西方諸侯之長，曰西伯。遷都於豐，遂有天下三分之二。二、【王季】太王子，文王父，名季歷。太伯虞仲亡如荊蠻，讓位於季。太王卒，立爲公季。修太王遺道，篤於行義。傳位文王。武王卽位，追尊爲王季。三、【武王】文王子，名發。時商紂暴虐，武王率諸侯東征，戰於牧野，敗紂師，滅殷，卽帝位，都鎬。四、【作之述之】二之字俱指基業言。五、【纘】音纂，繼也。六、【大王】卽古公亶父。初居邠，狄人侵之，遷於岐山之下，邠人皆從之。始改國號曰周。武王追尊爲大王，大讀如秦。七、【緒】事業也。八、【壹戎衣】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一次衣。兵衣以伐紂也。九、【耄】老也。一〇、【周公】文王子，名旦。相武王伐紂。武王崩，而成王幼，周公遂攝政。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定制度禮樂，制冠婚喪祭之儀。天下大治。薨後諡曰文。一云諡文。一一、【追王】王，去聲，音旺。太王王季生前，尙未爲王，武王爲天子時，周公追稱，故曰追王。一二、【先公】細緝以上至后稷也。一三、【天子之祀】奠行九獻，樂舞八佾也。一四、【期】音基，一年也。一五、【達】通也。一六、【喪】哀死之禮也。一七、【貴】賤之反，位尊曰貴。一八、【賤】貴之反，位卑曰賤。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

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 【善】有委曲變通意。 二【繼】音計，續也。 三【春秋】歲時也。 四【修】整治之也。 五【陳】陳列也，陳設也。 六【宗器】祭器也。 七【裳衣】下服曰裳，上服曰衣，爲祖遺之物。 八【薦】進獻也。 九【時食】應時新鮮之食品。又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也。 一〇【序】依次排列也。 一一【昭穆】古宗廟之制，太祖之廟居中，二世四世六世居於左，謂之昭；三世五世七世居於右，謂之穆。昭穆亦作召穆。 一二【爵】品秩也。 一三【序事】事，宗祝有司之執事也。 一四【賢】善也，勝也。 一五【旅】衆人也。 一六【酬】敬酒也。 一七【逮】及也。 一八【賤】少年也。 一九【燕】同宴，飲酒也。 二〇【毛】頭髮也，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而坐次也。 二一【齒】年齡也。 二二【踐】猶履也。 二三【郊】祭名，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祀地於北郊，故謂祀天地爲郊。 二四【社】祭后土曰社。 二五【上帝】指天。 二六【禘】音締，大祭也。或曰：禘有三：一是四時之祭，禮王制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是夏商之禮也。一是殷祭，五

歲一禘，三歲一祫，皆合羣廟之主，祭於大祖廟。一是大禘，禮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一說禘祫實是一事，而禘即時祭中之一云。二七〔示諸掌〕示與視同，言易見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聽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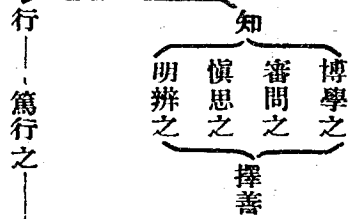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註釋

- 一、【哀公】魯定公子也，名蔣。在位二十七年。
- 二、【方策】方，木版。策，竹簡。古時無紙，以方策為紀言紀事用也。大事書于木版，小事書于竹簡。
- 三、【敏】音閔，疾速也。論語：『敏於事而慎於言。』
- 四、【蒲盧】螟蠃，謂土蜂也。一說即蒲葦。此句與『地道敏樹』（樹，種植也。）句同為喻辭，此則喻其疾速也。
- 五、【取人以身】言取賢人，必以己身。己身不修，則賢人不至也。
- 六、【殺】衰也，等差也。
- 七、【等】等級也。
- 八、【達道】古今共由之通路也。
- 九、【達德】常行不變之德也。
- 一〇、【之】七『之』字俱指『達道』。
- 一一、【困】不通也，如『或困而知之』。或作苦心思索解。
- 一二、【安】危之對。或作從容順適無待勉強解。
- 一三、【勉強】勉力自強而行之也。日本謂勤學為勉強。
- 一四、【為】治也。
- 一五、【經】常也。凡道義法制之不可易者皆謂之經。
- 一六、【體】體察也。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之也。凡體恤，體諒，體味，皆此義。

一七、子統治者愛養被治者曰子。如『子庶民』。一八、庶衆多也。一九、柔安也。『柔遠人』言安遠人，乃能安近人也。二〇、懷慰也。二一、諸父伯叔之通稱。詩：『既有玆肥，以逮諸父。』二二、昆弟兄弟通稱。二三、眩音銜，惑也，亂也。二四、士指羣臣言。二五、勸悅從也。有相勸爲善，尊君親上，爲國家出力意。二六、官盛任使言官多足任君上之使命也。二七、時使薄斂言以時（指農閒之時）使其力役，並薄其稅斂也。二八、日省月試謂以時考察試驗之也。二九、旣廩旣與餘同，月給米也。三〇、稱相配也。三一、送往迎來謂盡款洽之誼。三二、嘉獎勵也。三三、矜音今，憐也。三四、朝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三五、聘問也，遣使通問以修好也，禮諸侯使大夫（三年一次）問於諸侯曰聘。三六、厚往薄來謂賞賜厚而納貢薄也。三七、豫豫備也。三八、聆音笈，又音夾，顛蹶也。三九、則不困困，困難也。四〇、疚音救，心有所苦也，或作內愧解。四一、獲音或，得也。孟子：『耕者之所獲。』四二、誠真實也。四三、中合也。四四、得得其道也。四五、從容舒緩貌。從讀如匆。四六、中道無過不及之道也。四七、固執執定己見，不稍變通者，曰固執。四八、博廣也。又多聞曰博。四九、之五之字俱代善字。今爲圖表如左：——五〇、審音沈，悉也，詳也，熟究也，謂反覆辨別思考之也。五一、篤厚也，純一而不雜也。禮：『篤行而不倦。』

道學問



五三、【弗】夫物切，不也。書：『積用弗成也。』五四、【措】音錯，棄置也。五四、【果】驗也。宋書：『今果然矣，』或作真正解。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

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一、【自】由也。二、【唯】與惟，並通，獨也。三、【盡】達於極也，盡之也。或作圓滿解。四、【贊】佐也，助也。五、【參】與三同，周禮：『參分其股圍去一。』俗作叁。『與天地參，』言德配天地，並立爲三也。六、【其次】次於聖人，指大賢言。七、【致】謂推而極之也。八、【曲】小事也，一偏也。九、【形】現也，積於中而發于外也。一〇、【著】明也。一一、【動】感也。禮：『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一二、【化】自然之變易也。一三、【禎祥】福之兆也。一四、【妖孽】猶言災異也。一五、【著】音尸，草名，高二三尺，葉細長分裂，花白，或淡紅，略似菊花。莖多者一株五十餘。古取其莖以爲占筮之用。一六、【龜】爬虫，腹背皆有甲，僅露頭尾四足出入之孔。壽至百歲外，古稱四靈之一。上古灼龜甲以下，故謂卜爲龜。說詳周禮春官。（近人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亦有詳明之攷證）一七、【四體】兩手兩足也。一八、【善】指福言。一九、【不善】指禍言。二〇、【神】神靈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

措之宜也。



一、【自成】言誠為萬物之所以自成也。 二、【自道】道，音導，言道為人之所當自行也。 三、【物之終始】

物，萬物也。終，結局。始，發端。言誠為天理之本然，物莫不有終始，終不自終，實理為之發端；是誠為物之終始，而物所不能外也。 四、【不誠無物】物，指事。此句言人之作事不誠，則雖作

此事，亦如無物。下句「誠之為貴」言君子必擇善固執，去其不誠，以求全其誠，而「誠之」為可貴也。

五、【合外內之道】成己，屬內；成物，屬外；合外內，見仁知相為用，一誠之貫徹也。誠無內外之界，人之見

即物我一體之最高境界，叔本華所謂「受之事業」，超過「個性原理」也。 六、【時措之宜】措之，以

兼成己成物言。是隨時措行，無不當理意。措，即措置。宜，即當理。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

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

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

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

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註釋

一、【息】間斷也。二、【微】驗於外也。證也。三、【悠遠】久也。悠是不延促意，遠是不淺近意。四、【博厚】博，廣也，指及人之德澤。厚，深也，指入人之德澤。五、【高明】高，巍聳軒發也。明，光輝宣著也。六、【載】承也。勝也。易：『君子以厚德載物。』七、【覆】赴宥切，又扶富切，義同。蓋也。詩云：『烏覆翼之。』八、【無疆】無此疆彼界，常覆常載也。此指聖人與天地同體。九、【如此者】指博愛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三句言。一〇、【見】同現。一一、【章】顯明也。易：『品物咸章。』一二、【無爲】謂能以德化民，無事於政刑也。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一三、【一言】一字也。一四、【盡】統括無遺也。一五、【其爲物】物指天地。一六、【不貳】指誠言，猶言無二心也。一七、【其生物】物指萬物。一八、【不測】

不可測量也，言不能測量其所以生物之處。一九【昭昭】小明也。二〇【辰】日月交會之所也。書「辰弗集于房。」二一【繫】音系，聯綴也。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二【撮】音薙，以指取物曰撮。「一撮土之多，」極言其少也。二三【華嶽】山名，西嶽曰華山。在今陝西省華陰縣。二四【振】收也。二五【洩】音曳，又音泄，漏也。二六【一卷石之多】猶言一塊小石也。卷，同拳。二七【勺】職約切，挹酒之器。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禮：器有龍勺，蒲勺，疏勺，三種，皆以底之刻飾別之。又陶齋吉金錄有漢平陽銅勺，斗平柄直，正如今挹酒之勺。一勺，或作手掌可掬，或作一滴解。二八【鼃】音元，爬虫，狀似鼈而甚大，頸有磊塊，故俗稱癩頭鼃。背青黃色，居於江湖。古以其肉爲珍珠。二九【鼯】音駝，爬虫，與鱷魚爲近屬，俗稱鼯龍，又曰猪婆龍。長二尺餘，四足，背尾鱗甲，俱似鱷魚，惟後足祇具半蹠。生於江湖，我國之特產也。相傳力猛，能損蝕隄岸。鳴聲驚人。其皮可冒鼓。通作鱉。三〇【蛟】音交。古以蛟爲龍類，能發生大水，謂之蛟水。實則蛟爲穿山甲之屬，乘山水潰裂而下，初無發水之神通也。三一【龍】舊說謂鱗虫之長，能興雲雨，利萬物，故爲四靈之一。三二【魚】水屬之族。大抵有鱗及鰭，冷血，卵生，而以鯉爲呼吸，脊椎動物中種類最繁者。三三【鼈】音驚，俗作鱉。龜屬。長四五寸，背褐色，腹白，口尖，背甲圓，邊緣柔軟，成肉裙。產於淡水，食小魚及甲殼類。肉多滋養分，其甲舊以入藥。三四【貨】指魚鹽之類。三五【財】指珠貝之類。三六【殖】音植，生也。書：「兆民允殖。」三七【詩】周頌維天之命篇。三八【命】

猶道也。三九【於】歎辭。四〇【穆】深遠也。四一【於乎】與嗚呼同。四二【純】純一不雜也。四

三【文】道之顯著曰文，謂禮樂法度教化之迹也。論語：『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

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論語

一【洋洋】流動充滿之意。二【優優】充足有餘之意。三【禮儀】如冠婚喪祭之類，三百，言其大綱。

四【威儀】如升降揖讓之類，三千，言其節目。五【凝】宜澄切，聚也。六【道】由也，行也。七【溫】凡事

已過而重理之曰溫。八【崇】重也，尙也。九【倍】與背同。一〇【默】音墨，不語也。一一【容】保全

己身也。一二【詩】大雅蒸民篇。一三【哲】智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註】

- 一、【好】去聲。
- 二、【自用】獨特己之聰明才力，以處理百事也。
- 三、【賤】常人也。
- 四、【自專】自作主張，妄斷妄為也。
- 五、【裁】古灾字。災禍也。
- 六、【禮】履也，謂因人所踐履，定其法式，大而冠婚喪祭，小而視聽言動，皆有節文也。
- 七、【制】造也。
- 八、【度】法制也，謂有程式限制而與人比較量度也。
- 九、【考】訂正也。
- 一〇、【文】文字也。
- 一一、【軌】音先。車兩輪間相距之度也。古有定制，其廣八尺，車行則與轍相合。故亦謂車轍曰軌。
- 一二、【說】與悅同。
- 一三、【杞】國名。周武王封夏之後人東樓公於杞。後為楚所滅。即今河南杞縣。
- 一四、【宋】國名。周微子所封地，在今河南商邱縣。春秋時為十二諸侯之一，至戰國為齊所滅，與楚魏三分其地。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六、^六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是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卷之三

- 一、【三重】指議禮、制度、考文、三事言。二、【寡】音瓜上聲。多之反，少也。三、【過】越禮犯度也。四、【道】率山也。五、【三王】三代之王，謂夏禹、商湯、周文武也。六、【謬】密幼切，差誤也。漢書：『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七、【悖】音佩，背理也，亂也，逆也，感也。八、【法】法度也。九、【則】法也。詩：『順帝之則。』效法亦曰則。詩：『君子是則是效。』一〇、【遠之近之】二之字代君子。一一、【詩】周頌振鷺篇。一二、【惡】去聲。憎也。一三、【射】音妒，厭也。一四、【夙】音宿，早也。一五、【夜】暮也。一六、【永終】長久也。一七、【譽】名譽也。一八、【蚤】與早同。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

流^八大德敦化^九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 一、【祖述】猶上述也。
- 二、【憲章】遵守其法也。
- 三、【律】以法繩之曰律，如言律以法令某條是也。
- 四、【襲】音習，因而仍之也。依順也。
- 五、【辟】與譬同。
- 六、【幬】音導，覆蓋也。
- 七、【錯】交錯也，相互之意。
- 八、【川流】以水喻事之繼續不止也。
- 九、【大德】謂造物之仁也。
- 一〇、【敦化】敦厚生化而無窮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一五}施行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一八}



- 一、【睿】深明也，通也。
- 二、【臨】居上視下也。
- 三、【寬裕】寬大也，裕，從容也。
- 四、【溫柔】平和也。
- 五、【

發強」發，振作也。強，堅強也。六「剛毅」堅也，勁也，斷也，與柔字對。毅，果決也。七「文理」文章條理也。八「密察」密，深也，詳細也。察，反覆詳審之也。九「溥博」溥，孟子作普，徧也。博，廣也。一〇「淵泉」謂泉水之深者。一一「見」與現同。指衣冠瞻視之類。一二「言」指訓誥號令之類。一三「說」與悅同。指禮樂刑政之類。一四「洋溢」謂盛大漫溢也。一五「施」延也。傳播也。一六「登狃」謂南蠻北狄也。一七「隊」與墜同，下降也。一八「配」配合無間。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一「經綸」治絲之事，引其緒而分之爲經，比其類而合之爲綸。凡規畫政治亦曰經綸。二「大經」至誠指孔子，大經謂六藝。或作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解。三「大本」謂仁義禮知信也。又大本，最大之根本也。禮「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四「夫」音扶。五「焉」於虔切。六「倚」讀若以。恃也。七「肫肫」音諄，懇摯貌。八「淵淵」靜深貌。九「淵」深也。謂心術也。一〇「浩浩」廣大貌。一一「聰明」謂不教而知也。上「固」字作「實在」解。一二「聖知」聖，書經言睿作聖。知，去聲。聖知，謂不學

而能也。一、二、(天德)天之德性也，天之本源也。或作仁義禮智解。一四、(孰)誰也，何也。

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

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

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

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至矣！



一、【詩】國風衛碩人篇，鄭羊篇。二、【錦】絲織物也。古以厚繒爲地，別以五綵線織之。素地曰素錦，朱地

曰朱錦，不用地者，別名織成。上一字『衣，』去聲。著也。三、【尙】加也。四、【絅】音娶，禪衣也。尙絅，謂衣

之上更加單衣，猶俗言罩袍。五【惡】去聲。六【闇】音暗，上聲，隱晦貌。七【的】明也，表見也。八

【詩】小雅正月篇。九【潛】音淺平聲，讀若全，藏也。魚之所息謂之潛。一〇【孔】甚也。一一【惡】愧

也。一二【及】至也。一三【詩】大雅仰之篇。一四【相】去聲，看也。一五【屋漏】室之西北隅也。

見爾雅。屋，小帳也。漏，隱也。俗語不欺屋漏，猶言不欺暗室也。一六【奏】進也。書：「敷奏以言。」一

七【詩】周頌烈祖篇。一八【假】與格同，感格也。一九【靡】敏，蟻切，無也。二〇【鈇鉞】音膚越，古有

九錫之典，鈇鉞其一。諸侯受鈇鉞之賜，乃得專殺。故凡刑戮之事，輒言鈇鉞。禮：「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

以飾怒也。」二一【詩】周頌烈文篇。二二【辟】音璧，君也，天子諸侯通稱辟。二三【刑】學也，法也。

二四【輶】音由，輕也。二五【倫】類也，比也，等也。

補白

「以義爲利，聖賢平正道理也。尙書明以利用與正德厚生並爲三事；利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無不利，利者義之和，易之言利更多……後儒乃云：「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無用之學。予嘗矯其偏，改云：「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見顏習齋四書正誤卷一）

附錄

中庸

日本三浦藤作 張宗元林科棠譯

子思名伋，孔子之孫，伯魚（鯉）之子也。伯魚先孔子歿，是子思生於孔子在世之時也明甚。孔子嘗教伯魚宜學詩學禮（見論語）然子思是否直接受孔子之教，其事無傳。唐韓愈以爲子思學問之大成，出於曾子（亦有謂曾子門人之教道者）。徵於禮記及其他所載曾子與子思問答，此說實信而有據。據漢書藝文志，子思著書有二十三篇，今日所傳者僅中庸一篇。當時黃、老、楊、墨等思想盛行，儒教權威顯然低下，而道家尤爲儒教一大強敵。蓋道家鼓吹高遠之哲學思想，壓倒實踐的常識的之儒教。儒教乃於其教義上附以理論的根據，而生對抗道家一派之必要。子思著中庸主要目的，即在於此。然是時去孔子不遠，儒教思想已次第混亂。

而失其傳統，此亦子思著中庸之一目的也。

中庸與大學同爲禮記中之一篇，劉宋戴顓始由禮記中摘出，撰中庸傳二卷。其後梁武帝，唐李翱，宋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周茂叔，程明道，程伊川等，均尊重之。朱子作中庸章句，合大學論語孟子，名爲四書。乃著聞于天下焉。大學有種種定本，而中庸除朱子章句外，尤以伊藤仁齋之中庸發揮，物徂徠之中庸解，太田錦城之中庸原解等爲著名。

哲學說 欲實踐的儒教與以理論的根據，以之對抗道家，子思乃以人道之本原歸於天道，名天道爲誠。誠者，子思哲學之根本思想，倫理說之根柢也。

誠 誠者何？眞實無妄之謂也。體察中庸中誠之概念卽得。

第一，誠者，天道，且人道之本原也。故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之爲道也，四時行，百物生。亘萬古而無一息差謬，此子思所以以誠爲天道也，以天道爲人道之本原也，儒教之天人合一思想，乃明顯矣。

第二，誠，萬物之本體也。人性與萬物之本性，悉爲誠。如鳶飛於天，魚躍於淵，如草木之四時開落，皆誠之發現。所謂：『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卽此之謂也。

人性論 中庸開卷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天本有種種解釋，然此謂天，乃宇宙之主宰創造者，卽萬物之神之意味。性者，自人類以至萬物，先天生而有者也。道與道路同意味；由天（卽宇宙之主宰者）所與之性，率由之，卽謂之道。道備於天性之自然，然非生知之聖人，其實際所行，必不能與道一致，不免或過或不及。故聖人修治人所應行之道，以爲天下法，此卽所謂教也。朱子以性爲理，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然子思之思想，恐無朱子所云之性理說也。

據子思之說，性者，天之所命，率性行之卽道，故道爲天賦。換言之，人道卽天道焉。夫天道誠，則性必歸於善，是子思明爲性善論者也。

人之本性爲誠，如本性行之，則自叶於道，何有修道之必要乎？夫天賦之誠，生而知安而行者，自無修道之必要。然世間不盡生知安行之聖人，有學而知利而行者，有困而知勉強而行者。子思以爲是輩實有修道之必要，是其認性有三種區別也。

倫理說 子思之倫理說，與其哲學說有極密接之關係，哲學說不外述倫理說之準備。子思之所謂誠，既爲天道，且爲人道之本原，則天道不過人道上與以形而上學的基礎而已。

理想論 達到天道（卽人道本原之誠）道德之目的也。誠爲道德之理想，至誠之人，卽爲聖人。故云：『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又至誠之境爲中利，故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感情也。感情未發爲性，其未接外物時，天性渾然，無所偏倚，謂之中。接外物時，不失其正而

中於節，謂之和。中爲體，和爲用；體用兼備，名之中和。故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達至誠之境地矣。誠與中和本相同，形式上說明爲中和，內容上說明卽誠而已。

中和與中庸有不可離之關係。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之理；自堯舜以來，卽頗爲聖賢尊重。蓋中庸非一種之德目，乃衆德之普遍的標準，道德之原理也。無過不及，不偏不倚之理者，何人類實踐躬行之常道也。故程子言：『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焉。中庸爲人道形式的原理，人道形式的原理，卽天道形式的原理，而子思所謂天道卽誠。故中庸之結論，乃歸於誠之形式的方面。要之，中庸不過形容誠之中。正不易，永久不變方面之名耳。

修爲論 誠，人之本性也。率性而動，自能達於誠。然非生知安行之聖人，如無修爲之結果，必不能達於誠。於是乃有說修爲工夫之必要。

子思所揭之二綱領而爲修爲工夫者，卽尊德性，道學問二事。子思說慎獨立

工夫，以爲尊德性方法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至道學問方法之細目，則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舉一博學，二審問，三慎思，四明辨，五篤行五法。子思又云：『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學問，思辨四者，卽擇善篤行卽固執也。由先知識後德行之點觀之，是子思之思想屬於先知後行說云。

本務論及德論 中庸之五達道，卽子思之本務論也。五達道者何？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所未明瞭主張之五倫思想，至子思實質的完備。至孟子乃大成云：『可視爲子思之德論者，卽三達德之說。』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德目分類，本孔子之說，前已述之；然子思於此三達德論外，又說仁義禮及忠恕。

誠 理想也；五達道，本務也；三達德，德也。欲達到誠，不得不行五達道；能行五

達道，卽得三達德。由他方面言之，所以行五達道者，卽三達德；所以行三達德者，卽唯一之誠，誠與五達道、三達德，均有相互不可離之關係也。

餘論 子思根據儒教之根本思想，而述德治主義之政治論，且與天下人合一論結合，而云：『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子思又舉九經以爲治國之法，而云：『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所以行九經者，卽一之誠也。九經與大學以修身爲政治大本者，大體相同。

子思述鬼神之說，以爲鬼神卽天鬼，山水鬼，人鬼三種。天鬼爲天神，山水鬼爲山靈，河伯人鬼爲祖先之靈。其贊鬼神之德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整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批判 子思學說之特色，即在於人性論上擇性善論，於道德論上倡動機論。蓋子思雖未明斷人性之善，然其人性論已暗示性之善。子思說性之天命，以為道之本原出於天，備於己而不可離，乃重慎獨工夫。此即論理上一種動機論也。

子思學說之長處，即在於實踐的儒教的道德，而與以哲學的根據之點。此蓋子思之功，久而不可滅者也。其短處，即在於思想上含有幾分矛盾，蓋以性為天命，從性為道，而又認性有種別，述修為工夫。其議論極不澈底也。（中國倫理學史）

要旨

- (一) 名位，孔子孫也；受學于曾子，為儒教之繼承者。
- (二) 著書……今日遺傳者僅《中庸》。
- (三) 中庸著作之主要目的，乃與儒教以理論的根據，而與道家一派對抗。
- (四) 朱子作章句，與《大學論語》孟子名為四書，著聞天下。
 - (一) 誠之意義……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子思哲學根本之思想也。
 - (二) 誠者，天道，且為人道之本原。
 - (三) 誠者，萬物之本體也。

哲學說

(二) 人性論

(一)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二) 天為宇宙之主宰者，即萬物創造之神之意味。

(三) 性，天之所命，率性而行，道也。(性善論)

(四) 率性而行，自協于道；有修道之必要者，非生知安行之聖人。

(一) 以誠為道德之理想；至誠之人為聖人；至誠之境名為中和。

(二)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三) 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四) 中和與中庸有不可離之關係；中庸不偏不倚之意味也。

(五) 中庸非一種德目，衆德普遍的標準，道德之原理也。

(六) 人道形式的原由，即天道之形式的原理，故中庸即誠外形的方面。

(一) 理想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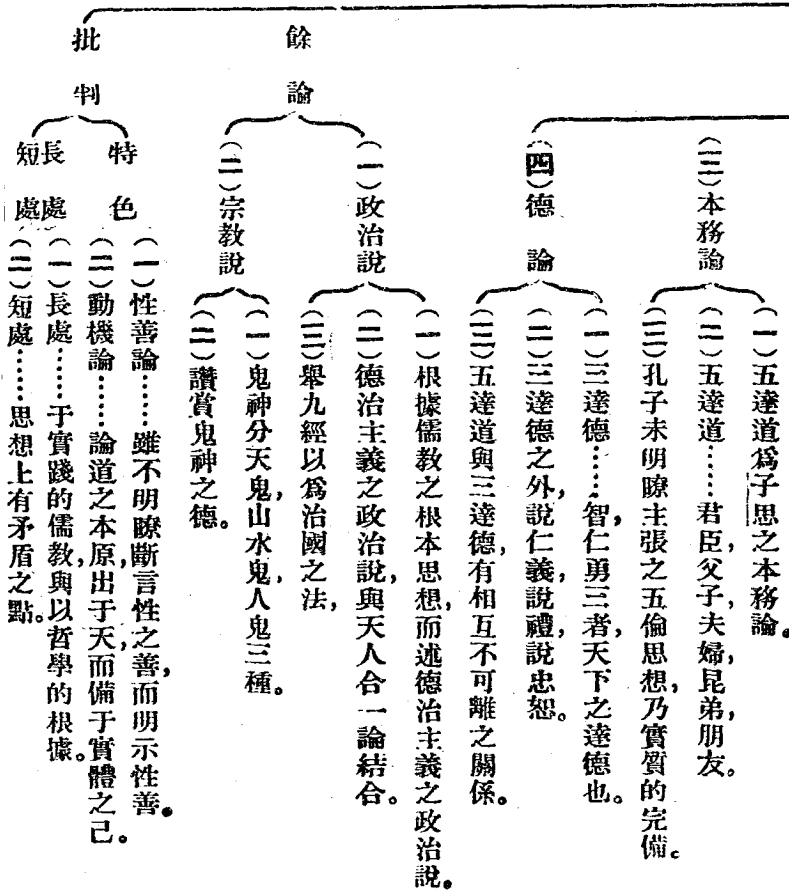
倫理說

(二) 修為論

(一) 修為之二綱領：(一) 尊德性，(二) 道學問。

(二) 尊德性方法……慎獨工夫。

(三) 道問學方法：(一) 博學，(二) 審問，(三) 慎思，(四) 明辯，(五) 篤行。



攷證
詳註

中庸讀本

中庸研究

史本直

禮記第三十一篇中庸，是孔門最高的哲學。牠的思想，因為文字論理的晦澀，所以朱子說：『須是且着力去看大學，又着力去看論語，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語錄六十一卷）本來大學是儒家的入門書，以論語孟子子為實用書的時候，說中庸是代表論理方面的著述，或許沒有不可通的地方吧？朱子說熟讀諸書以後再去熟讀中庸，正是他老先生獨得的創見，雖然僅僅說着了半面。

無疑的，我們貴國的古書如經呀子呀，都有後人竄改的地方，中庸自然也不能例外。中庸中間論舜及文武周公一節，和『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一節，太涉粗迹，或為他篇簡錯，并且，本書有『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話，這分明

是秦漢統一以後的景象了。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思作中庸。』由這一句話看來，作者問題就不能不發生疑難。中庸裏又有『載華嶽而不重』的話，似非魯人之語。泰山爲五嶽之一，子思爲什麼不用本地風光，偏用西嶽華山呢？挾泰山以超北海，『我們無疑地認爲孔老二千真萬確的話，至於『載華嶽而不重』說是魯人講的，就難令人相信了。就中庸大體說，從天道演繹至於人道，又及於『誠道』，『慎獨』，把古來的思想，一貫成天人合一的學理，原是一種長足的進步，但牠說道的顯微一體，是根據古代道書裏面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而來的。牠說命性，誠明，諸點，也是更進一層發揮孟子學說下來的結束。那末，中庸實在是晚出的，秦漢時的作品了。

孔子不大喜懽說什麼『性與天道』。（論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只是想從日用行爲極平實處陶養成理想的人格。可是一則因墨家以鬼神立說，倡『天志』，『兼愛』，呼號於天下，一則又因佛法輸入，半由於儒家的自

衛，半由於時代人心的要求，總覺得把孔門學說添補些玄學的作料才能滿足。於是從『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的禮記裏頭抬出大學中庸兩篇出來，加上含有神祕性的易經作爲根據，來和外來思想對抗。宋儒雖不以談玄爲主，然而大勢所趨，總是傾向到心理的，內面的，明心見性一路。結果自然要像明儒和佛門禪宗，混爲一家了。其流弊如顏習齋所謂『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習齋又批評他們說——

「……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才，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爲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才，惟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乃如此乎噫！」（存學篇卷二）

其故由於

「朱子之道，千年大行，使天下無一儒，無一才，無一苟定時，因不願見效故也。宋家老頭巾，羣天下人才於靜坐讀書中，以爲千古獨得之祕，指幹辦政事爲粗豪，爲俗吏，指經濟生民爲功利，爲雜霸。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讀講集註，揣摩八股，走富貴利達之場，高曠人皆高談靜敬，著書集文，貪從祀廟庭之典，莫論唐虞三代之英，孔門賢豪之士，世無一人，並漢唐傑才亦不可得。世間之德乃真亂矣，萬有乃真空矣！」（朱子語類評）

李剛主說

『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詩賦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命塗炭，嗚呼，誰生厲階哉？』（恕谷集與方靈皋書）

新時代大反動的結果，遂產生清儒『經世致用』之學。凡讀大學、中庸的，都該懂得。

話又要說回頭了。中庸二觀念是什麼呢？朱子章句引『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書。』傳授心法的話，本於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堯曰）這些話，自然靠不住，然而也可以見得儒家着重中庸。如『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君子依乎中庸，中立而不倚。』中庸說——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并舉虞舜爲例，說——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

中於民，其斯（如此）以爲舜乎？」

宇宙現象，既變動不居，則所謂真理，惟有變之一字而已。執一端以爲中，將不轉瞬而已失其中矣。所以貴『時中』，『戒』，『執一』。孟子說——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盡心下）

隨時隨地隨事變化，叫做『權』，『中庸』叫做『時中』。『中庸』說——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時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孟子以爲孔子能夠辦得到，他說——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萬章下）

又舉出他們的實例來證明其說——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公孫丑上）

春秋時候的士閥，都是新興地主階級的擁護者，當時的士，又多係新興的地主階級，無怪他們這樣了。例如『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富之，就是增進地主的財富。看似重農，但其真正的利益，農民卻一些兒得不着。因此，在政治上提倡人治主義，同時，要求一個君臨天下大一統的天子，保護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家與國直接聯繫起來，把向來一切等差，一掃而空。什麼『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完全是想建立他們的中央集權制。倘使他們得着機會的話，也很想嘗一下高位的滋味呢。中庸說——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又說：

『待其人而後行。』

又說：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這就是人治主義的葬鐘！儒家以中道治民，事實告訴他們說：『此路難通！』於是，他們歎息了。

又說：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又說：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在不斷的人事變遷中，在矛盾綜合的社會裏，處處調和，要想執中，平衡，不待說，是要碰壁的了。然而，儒家很堅決的，不以碰壁爲一回事，你看中庸道——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爲之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他們的態度是這樣——

『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君子處時處物處地，必取恰好的行動，中庸告訴我們很難，那知者賢者趨中庸以上的極端，那愚者不肖者則淪於中庸以下的劣等。不僅難也，而且難知的。中庸說——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愚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

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好了，中道不難知不難行了。然而一夫一婦可得而知。其至境則聖人有所不知，與天人合一說及聖人生知安行的思想矛盾得可以那末，又從什麼地方去知中，行中呢？儒家以爲——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

『致中和』指心性的安定而言，同時，又指心性已發未發的無過不及心的德而言。中庸則以中和爲基礎，多實現于行爲方面的。換句話：中和即中庸的原理，中庸爲中和的應用也。朱子章句把未發認爲『性』，把已發認爲『情』，真是荒天下之大唐，熱宇宙之宏昏！陽明傳習錄有兩段說得最好，錄如下：——

『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

有……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惟乾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個格式，此正是執一。』

大概儒家認直覺是人人共有的美德，凡是直覺都是恰好的（朱子語錄說中就是恰好的道理。）但所謂直覺，爲一往一返的，這一返是回省時附於理智的直覺。近人梁漱溟說得好：像墨家的兼愛，佛家的慈悲，殆皆任情所至，不知自返，都是所謂賢者過之而不肖者的縱欲不返，也都是一任直覺的。所以不可只走前一路（似可說是由乎內的一任直覺的直對前境的自然流行而求中的，只是一往的）致因性之偏而益偏；而要以『格物』『慎獨』『毋自欺』爲之先，爲之本，卽是第二路（似可說是兼顧外的兼用理智的離開前境的有所揀擇而求中的一往一返的）；中庸上說過慎獨，才說到中和者此也。更須時時有一個執兩用中。

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意思，照看外邊以自省，免致爲『賢者之過。』中庸之說實專對賢者與高明人而發者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語，很足以糾正宋明諸大儒的錯誤。

中庸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爲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顯乎隱，莫見乎微，故君子慎獨也。』

大戴記本命篇說——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中庸所說的天，就是本命所說的道。儒家受黃老家的影響，也說人是由於陰陽化合而生的。中庸一方面主張『率性』，一方面又主張『教』、『修』之，使其

『發而皆中節。』所以中庸說——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君子以禮守其地位身分，就多能中節了。然後再以禮治人，其禮就是絜矩之道。大學稱『止於至善』其條理則——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中庸述孔子的話是這樣——

『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這就是絜矩之道應用於最切實的地方。人格先從直接交涉的體驗起，同情心先從最親近的發動起。於是有所謂倫理。倫理又必有等差，即中庸說的『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也。從這一點，很可以看出同類意識覺醒的次第及程度。這是儒家思想不同於諸家的地方。中庸又說——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這，也是君子所用的絜矩之道，以人治人，就是『用其中於民』的說法。如此，而后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了。上面所說的同情心理，同類意識哩，讀者不要誤會，這些都是對於他們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講的。而且，他們站在一條線上，內部的組織不得不嚴密，意志不得不統一。他們的計劃是這樣——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

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就他們的統治法來說，是這樣——

『凡爲（治也）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所以行之者——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誠爲真情的流露，爲天道，爲仁；而人必用『教』來自明而誠，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義也。因爲人們程度不同，所以又分人心爲上中下三個階級。中庸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生知安行的是聖人，屬於上部，學知利行的是中人，困知勉行的是中人以下。——因以示其達於誠之道的過程。所謂『博學』只是事事學存這一點誠。『篤行』只是學之不已的意思。『慎思』『明辨』也只是思辨這一個誠字。這就是修道的方，就是『誠之』的事。但，因爲人們程度的不同，所以工夫也不得不異。

王陽明傳習錄卷二說——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所障蔽，兢兢業業，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

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離學問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修道的程序雖有三個，其最後結果同在『至誠』身上，所以說『及其成功一也。』中庸所謂『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明誠就是生知安行，自誠明就是學知勉行。中庸說——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這便是就孟子神祕主義大加發揮的了。『合內外之道』是何等境界！『性之德』爲『誠』、『教』非能於性外更有所增益，僅有推動力助性盡量的發展吧了。性的盡量發展，中庸叫做盡性——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

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至誠的人，既至物我一體的境界，所以能參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並立爲三了。達到這種境界的君子，便可以制禮制度，考文。中庸說——

『是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古人未有不如此而能有譽於天下者也。」

在這一個治世之內，其情形是這樣——

『萬物並行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背。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中庸）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我們禁不住要三呼『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上兩小節均引中庸原文）！可惜德配天地的大成至聖先師『雖有其德，』『不敢作禮樂，』原因是『無其位，』然而猶不失爲一素王！

中庸裏還有一點特色，就是把誠推到極處便成爲神了。這原是受易繫辭的影響。易繫辭說：『神無方而易無體。』又說：『陰陽不測之爲神。』又說：『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說：『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所以中庸說：『至誠如神。』又說：『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神就是物，物就是神。黃道周說：『善言鬼神者莫過於易，括之一言曰：以齋戒神明其德，其實只是誠字。』可見中庸言誠，便是神，神便是誠了。

漢書藝文志言中庸說二篇，現按諸中庸思想的內容，首段止于『萬物育焉』

華後段自『天命之謂性』起，至『無聲無臭至矣』止，是孟子之儒做的。中段純言

圖

人事，就孔子學說加以發揮，或者就是子思做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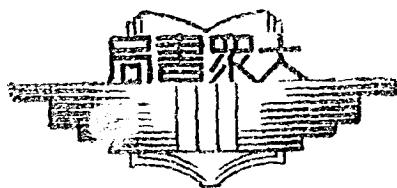
藏

儒家以中道垂教，使我民族統制大宇，葆世滋大，其道在此。然其弊習於消極

妥協，沒有積極進取的精神。吏多圓滑，民多鄉愿。以因循爲美，以敷衍爲能，使政治社會一點兒生氣沒有。因家族觀念太重，和平思想太深，所以一遇外患就少敵愾同仇的心。以文弱之邦而遇強寇，難怪不抵抗而屢屢失敗了！嗚呼！中庸！中庸！嗚呼！

10

1954



10
1954
10
1954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重版

中庸讀本

全一册

定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



註者史本直

發行人樊劍剛

印刷者大眾書局

出版者大眾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10

500054

(4)